

干支纪年史的探讨

何幼琦

我国用行的纪年方式,一向是年号纪年和干支纪年并行。1950年废除了年号纪年,而代之以公历纪年;干支纪年,则随着农历而被保留下来。可是,干支纪年的来历,至今还是若明若暗,不时有异说出现。本文就其萌芽、发展、过渡到定型的过程,予以概括的叙述。

一、岁次纪年和太岁纪年

甲骨卜辞和商周的彝铭表明,商、周两代都用干支纪日,并没有干支纪年。在历史文献中,西汉景帝以前,都用国君在位的年数纪年;汉武帝创立了年号纪年,也都没有干支纪年,以后很久,也未见干支一词。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不但都用自己王公的年数纪年,而且用行的历法又不一致,例如,用行天正历的国家中,周、鲁、宋、卫的置闰并不一致;用行人正历的各国;三晋、齐、楚的《夏正》年始正月,秦国的《颛顼历》年始十月。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交往,如聘用、盟会等;各国民间的来往,如经商、求学、游历等,在年、时、月份的折算方面,很不方便。如何制定一种共同的纪年法,便成为时代提向星历学家的历史任务。适应这一需要,岁次纪年就应运而生了。

早在殷商卜辞中,已经出现了“今岁”、“来岁”的语词,表明岁字已经由天体的岁星,被借用为计时的回归年了。这反映着当时的司天人员,已经观测到岁星的运行是12岁(真值为11.86年)一周天;就把这个运行周期的 $1/12$,定为一岁。至于他们对于周天如何区划,其详不得而知了。

战国初期,人正历家将28宿分为12个区段,作为岁星一年一度的传舍,如上年岁星舍斗、牛,今年舍女、虚、危,明年舍室、壁……等,作为内部观测和纪年之用。天正历家更进一步给这12传舍定名为“次”。其办法是以周天的四宫和大地的四方对应,借用12辰名为12次名,如以对应亥辰(北西)的室壁为亥次,对应子辰(正北)的女虚危为子次,对应丑辰(北东)的斗牛为丑次,对应寅辰(东北)的尾箕为寅次,对应卯辰(正东)的氐房心为卯次,对应辰辰(东南)的角亢为辰次,对应巳辰(南东)的翼轸为巳次,对应午辰(正南)的柳星张为午次,对应未辰(南西)的井鬼为未次,对应申辰(西南)的觜参为申次,对应酉辰(正西)的胃昂为酉次,对应戌辰(西北)的奎娄为戌次。这么一来,岁星舍斗牛之年,可以说岁星居丑;舍女虚危之年,可以说岁星居子;依次诸年是居亥、居戌、居酉……等,直到居寅,终而复始地应用,这就叫做岁次纪年。两种岁次纪年,都是历家在内部使用,以后发展到12岁名纪年时,才一并公之于世。

岁次纪年存在着岁和次的矛盾。12次名排列的顺序和12辰一致,都是左行(西方说由东向西),表现于四方东—南—西—北。而岁星运行的方向是右转(西方说由西向东),在四

方是东—北—西—南，在习惯了12辰顺序的人们看来，感到这是岁星逆行，因而难于接受，成为它不便公开的障碍。为了克服这个矛盾，历家又研制出太岁纪年和太阴纪年。

太岁、太阴都既非天体，也不是天学词语，仅只是历家观念的产物，把它俩当做岁星在地上的投影，同岁星在天上的运行，做相应的移动，方向相反，速度相等；岁星沿周天岁行一次，太岁、太阴在大地岁移一辰。帛书《五星占》曰：“岁星与太阴相应也，……皆十二岁而周于天，地。”郑玄《周官注》云：“岁星为阳，右行于天；太岁为阴，左行于地，十二岁而小周。”人们强调太岁、太阴沿子、丑、寅、卯……等12辰顺序，就合乎习惯而能以接受了。这个投影，人正历家名之为太岁；并且以岁星居子、太岁在丑作为运行的起点，我们称之为太岁纪年。天正历家名之为太阴或岁阴，并且以岁星居丑、太阴在寅为起点，被称为太阴纪年。必须注意：太岁、太阴与岁星的关系，犹如影之随形；它们既不能离开岁星而独立存在，也不能无视岁星而自由行动。

二、历元—用日辰纪年的尝试

太岁纪年有一个缺点，就是终而复始只是12年，周期太短，用为社会公认，各国共用的纪年法，很不理想。多么长久的周期比较合适呢？历家很容易联想到60日辰。最初纪日，只能用甲乙丙丁等10日，周期太短，一月可能重复三次；后来借用12辰作为符号，配合10日，组成60日辰，两个月不会重复一天。甲子、乙丑等60个词，现在看来都是干支；古人并不是这样，他们只知道这是专门用来纪日的，叫做“日辰”，简称为“日”。如一行说的“日辰之号，甲子为先”。

借用日辰纪年，总要定一个年份作为开端。而这个年份，又必须有客观的条件作为依据，才能取信于人。唯一的条件就是天象。两派历家所定的年份虽说不同，却都以自己的正月、岁星在某宿晨出作为依据，这种年份称为历元——公开称为摄提格岁，内部称为甲寅元。历元决不是、也不应误解为该历测定的年份。

甲、《夏正》的甲寅元

《汉书·天文志》：《太初历》曰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岁，岁星以正月与营室、东壁晨出东方①。

《续汉书·律历志》：刘洪曰：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庙五度。刘昭注引蔡邕曰：《颛顼历术》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于天庙——营室五度也。

《晋书·律历志》：董巴历议曰：《颛顼历》以今之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庙——营室也。

《新唐书·历志》：一行“日度议”：《颛顼历》上元甲寅岁，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值艮维（北西）之首。《洪范传》曰：历记始于《颛顼》上元太始闾逢、摄提格之岁，毕陬（甲寅）之月，朔旦己巳、立春，七曜俱在营室五度。其后吕不韦得之，以为秦法，更考中星，断取近距，以乙卯岁正月己巳合朔，立春为上元，命曰《颛顼》，其实《夏历》也。

这几条资料的内容，同异参半。共同之处有二：一是当时的立春点在营室五度；二是岁星于这年的人正正月在室，壁晨出——具体说，就是日在东壁、岁星在营室晨出。分歧之处是：这个岁名，或说甲寅，或说乙卯，这是历元问题；正月朔旦、立春的日辰，或说己巳，

或说甲寅，这是上元问题。让我们求同存异，加以考察。

据天学家朱文鑫先生推算，立春点在营室五度时，是公元前370年（士50年）②。笔者推算，在此期间，周显王六年（公元前363年）人正正月丙寅朔，己巳立春，岁星于正月己酉在室9.5度晨出（日在壁7度）。这一年就是岁星舍营室、东壁，太岁在寅的摄提格岁了。从“在寅”看来，这个历元就是甲寅元。

上文所谈的“上元”，是秦汉之际的一些术士玩弄历数的作品，他们按四分法的气、朔同日的臆说，给现实和虚构的各种历法，分别推断出它的第一年，名为上元；每个上元都有个岁名，有个元首——气、朔同日的日辰。如《夏正》以公元前1506年为上元甲寅，以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为元首；《颛顼历》以公元前366年为上元乙卯，以正月甲寅朔旦立春为元首③。西汉的术士更将二者合并了，在汉传六历中的《颛顼历》，以乙卯为上元，用《夏正》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为元首。从此以后，就把问题搞乱了，所以蔡邕、刘向、一行等说的都不相同，而且谁也没有说对。

乙、《殷历》的甲寅元

《淮南子·天文篇》：太阴在寅，岁名摄提格，其雄为岁星舍斗、牵牛，以十一月（建子）与之晨出东方。

《史记·天官书》：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

《续汉书·律历志》：刘洪曰：甲寅之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于牛初。

《晋书·律历志》：董巴历议：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元首，下至《周》、《鲁》及《汉》，皆从其节。

《新唐书·历志》：一行“日度议”：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甲子冬至，合朔为上元，周人因之。

几种说法基本上一致，秦汉以后的十一月和天正正月都是建子，并无分歧。共同的特点：一是冬至点在牛初；二是岁星于天正正月居丑次（斗、牛）晨出。据天学家推算，冬至点在牛初时，是公元前390年（士50）④。在这一时期内，岁星于天正正月在丑次晨出的年份，是周显王四年（公元前365年）。是年天正月己酉朔，甲戌冬至；岁星于正月丙子在斗15.8度晨出，日在牛3度。这个年份，就是岁阴在寅的摄提格岁，即《殷历》的甲寅元了。至于正月甲子朔旦、冬至，董巴和一行都说上是上元元首，就同历元无关了。

《夏正》和《殷历》的历元，尽管在年份上相差二年，二者的正月相差两月，岁星在晨出时所在的宿度也不相同，为什么都叫甲寅元、都称为摄提格岁呢？从一个“太岁在寅”，一个是“岁阴在寅”看来，两个甲寅元的“寅”字，分别来自太岁、岁阴于正月所在的寅辰。“甲”字呢？据郭沫若同志说，10干曾是原始的序列数词，“甲”就是第一⑤。甲寅元的本义，就是以太岁、太阴于正月在寅辰作为标志，用以纪年的第一年——显然是太岁、太阴纪年的发展。第十二年以后的年份，就都按12岁名和60日辰依次排列，不再谈岁星和太岁了。这么一来，就给用60日辰当做纪年的周期，找到了确实可信的依据。

丙《颛顼历》的乙卯元

《续汉书·律历志》：蔡邕议曰：（汉）是以承秦，历用《颛顼》，元用乙卯。刘昭论曰：黄帝造历，元起辛卯；而颛顼用乙卯。

《宋书·历志》：祖冲之议曰：《颛顼历》元，岁在乙卯。

《新唐书·历志》：一行议曰：秦《颛顼历》元起乙卯。

“六历”中的《颛顼历》，已经将元名和元首搞成矛盾，影响所及，有人误解它以甲寅为历元，有人误认它的元首是己巳，也有的把二者都弄错了。可是，在谈论历法史的场合，都说它是乙卯元。这个乙卯岁，朱文鑫先生说是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⑥，甚是。这一年人正十日丁未朔，十二月（秦历第三月）戊申朔，岁星于丙辰在牛4度晨出，后20日进入女初，全年有308日舍女、虚、危，天正历家说，岁星居子，太阴在卯，所以定为乙卯元。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规定了“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史记·秦始皇本纪》）以《颛顼历》取代了各国的历法。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于焚书令的同时，又规定了“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帝〕起。”（《史记·李斯列传》）《夏正》甲寅元，《殷历》甲寅元，都同秦元年不相衔接；于是，由它们计算的12岁名和日辰纪年，都成为违犯禁令的东西，没有人敢于收藏了。乙卯元成了唯一合法的历元，发挥出如次的历史作用：（1）汉传6历中，《黄帝历》以公元前1350年为上元辛卯，《颛顼历》公元前366年为上元乙卯，《夏历》以公元前1076年为上元乙丑，《殷历》以公元前1567年为上元甲寅，《周历》以公元前1624年为上元丁巳，《鲁历》以公元前1821年为上元庚子。所有这些上元岁名，无一不是由乙卯元向前推算得来的；因而我断定6历都编制于秦朝的晚期。（2）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东汉以前偶然出现的日辰岁名（含下述的母子岁名·苍龙岁名），都同这个乙卯元相衔接。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秦朝禁令在历家的印象之深，就连在汉朝废除挟书之令后，仍不敢不“以始皇帝起”。东汉顺帝起实行干支纪年以后，直到如今，所有的干支年名，也还是如此。（3）历史年表上，秦以前的干支年名，都是后人由乙卯向前推算出来的。（《竹书纪年》之“武王，十一年”下，加有“庚寅”二字，当是晋人束皙等的注语，后来误为正文。）

附记：鉴于马续在整理班固的《天文志》遗稿时⑦，将两派12岁名编写得乱七八糟，误人不轻。这里把它们的本来面貌列表如下页：

三、日辰纪年之过渡到干支纪年

这些甲寅元、乙卯元，以及6历的上元岁名，现在看来，毫无问题都是干支纪年了。古人可不是这样。他们只知道，甲子、乙丑等60个语词，是专门用以纪日的，公名叫日辰，也就表明了它们的属性。日辰怎么能够纪年呢？所以，历家也只是在内部试用，不敢对外公开。公开出去的只是12岁名。如何能将“日辰”纪年被社会上接受、并且能传之久远呢？西汉一代，出现了3种过渡方式：

甲、母子纪年。《淮南子·天文篇》云：“数从甲子始，母子相求。”《史记·律书》也有“十母·十二子”二词，在讲四方时，说“其于十母为甲乙，为丙丁，为庚辛，为壬癸”；讲十二辰时，说“其于十二子为亥，为子……为酉，为戌”。似乎文·景之世，已经有人从事“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的探索了。不过，这一说法没有被社会所接受，不久就泯没了，也被人忘记了。

云南傣族用行的傣历，用以纪年、纪日的60干支，同《夏历》（即农历）完全相同，他们称10干为10母，12支为12子。调查者认为是汉朝时由中原传过去的⑧，可信。武帝元朔三年的一次大赦，在《封禅书》中被称为“乙卯赦令”，乙卯岁名公开见之于诏书，当时只能

太岁纪年		岁星晨出之	太阴纪年	
岁名	太岁所在	月份及所居	太阴所在	岁名
困敦	子辰	(建子) 丑次	寅辰	摄提格
赤奋若	丑辰	(建丑) 子次	卯辰	单阏
摄提格	寅辰	(建寅) 亥次	辰辰	执徐
单阏	卯辰	(建卯) 戌次	巳辰	大荒落
执徐	辰辰	(建辰) 酉次	午辰	敦牂
大荒落	巳辰	(建巳) 申次	未辰	协洽
敦牂	午辰	(建午) 未次	申辰	涒滩
协洽	未辰	(建未) 午次	酉辰	作鄂
涒滩	申辰	(建申) 巳次	戌辰	掩茂
作鄂	酉辰	(建酉) 辰次	亥辰	大渊献
掩茂	戌辰	(建戌) 卯次	子辰	困敦
大渊献	亥辰	(建亥) 寅次	丑辰	赤奋若

母子纪年。

乙、岁阳岁阴纪年，这是6历中《周历》家术士的制作。他们把12岁名去掉“岁”字当做12辰的别名，如摄提格为寅，单阏为卯、执徐为辰等，公名为“岁阴”（与太阴别名之岁阴，词同义别）。另外编造了10个“岁阳”，作为10日的别名，如焉逢为甲，端蒙为乙，游兆为丙等。然后用一个岁阳配一个岁阴，作为岁名，如焉逢摄提格岁即甲寅岁。司马迁

壶遂议造的《汉历》，就定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为焉逢摄提格岁；用了不过半年，随着《汉历》被废黜，这种纪年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他的这个甲寅岁，同历史年表的年份都不相衔接；以后在文艺作品中偶见的12岁名，如太初四年（前101年）的“执徐时”，同它也不相干。

丙、苍龙纪年

《淮南子·天文篇》云：“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曰太阴。”这是汉时的术士们，将战国时历家设想的太岁（天一）、太阴混称为青龙，并且尊之为天神，历家、宗教界都没有这种说法。大概到西汉末年，他们的后学混进了太史署，将青龙改称苍龙，配合以刘歆倡导的“岁在”纪年^⑨，说成苍龙纪年。这种纪年，见《汉书·王莽传》。如“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岁在寿星（辰次），苍龙癸酉”；“天凤七年（公元20年），岁在大梁（酉次），苍龙庚辰”；“明年，岁在实沈（申次），苍龙辛巳”等。服虔注谓“苍龙，太岁也”，非是。历家讲太岁，只沿12辰移动，与10日无关。这些苍龙还带有“癸、庚、辛”等日名，实际是日辰纪年的又一说法。它们并没有随着莽新的灭亡而消失，东汉的史籍（如《后汉书》和碑铭上都留有这种纪年法，仅只将苍龙改为青龙而已）。

班固撰的《白虎通义》云：“甲、乙者，干也；子、丑者，枝也。”二字简写为干、支，用以取代日辰；这第二次“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人们接受了，定型了。从此以后，不但纪年用的干支岁名，可以堂堂地写入公私文牒和历史文献；而且连专门纪日用的日辰，也被改称为干支，“日辰”一词反而消亡了。两个语词的新陈代谢，似乎很简单，从乙卯元算起，古代的学者足足摸索了300多年，谈何容易！

干支纪年，既有周期长的优越性，又不具有地区或民族的狭隘性，所以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后，不但为国内的许多民族所采纳，也为邻近的国家所吸收，成为东方文化的特色之一。

①原文错乱，此据《五星占》资料订正。②④：两个日躔的古、今赤经差度，均见朱文鑫《天文考古录》（商务版，1983年）第39页、40页。绝对年代，系笔者按岁差推定。③见拙著《汉传六历考》。⑤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之《释支干》。⑥前揭朱氏书第48页。⑦马续昧于星历，将天正历家（甘氏、石氏）和人正历（太初历）两派的摄提格岁，合而为一（且删去“岁”字）；相差二月之两个正月，又合而为一。并且将石氏的岁阴，甘氏的“摄提”，统一称为太岁。影响到后儒许慎、晋灼、张揖等，都误解太岁即太阴，清人孙星衍、王引之从之；近人因而有太岁纪年即太阴纪年的误说。⑧张从瑾《傣历概述》（《云南研究集刊》1983年2期）。⑨拙著《“岁在”纪年辨伪》（《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3期）